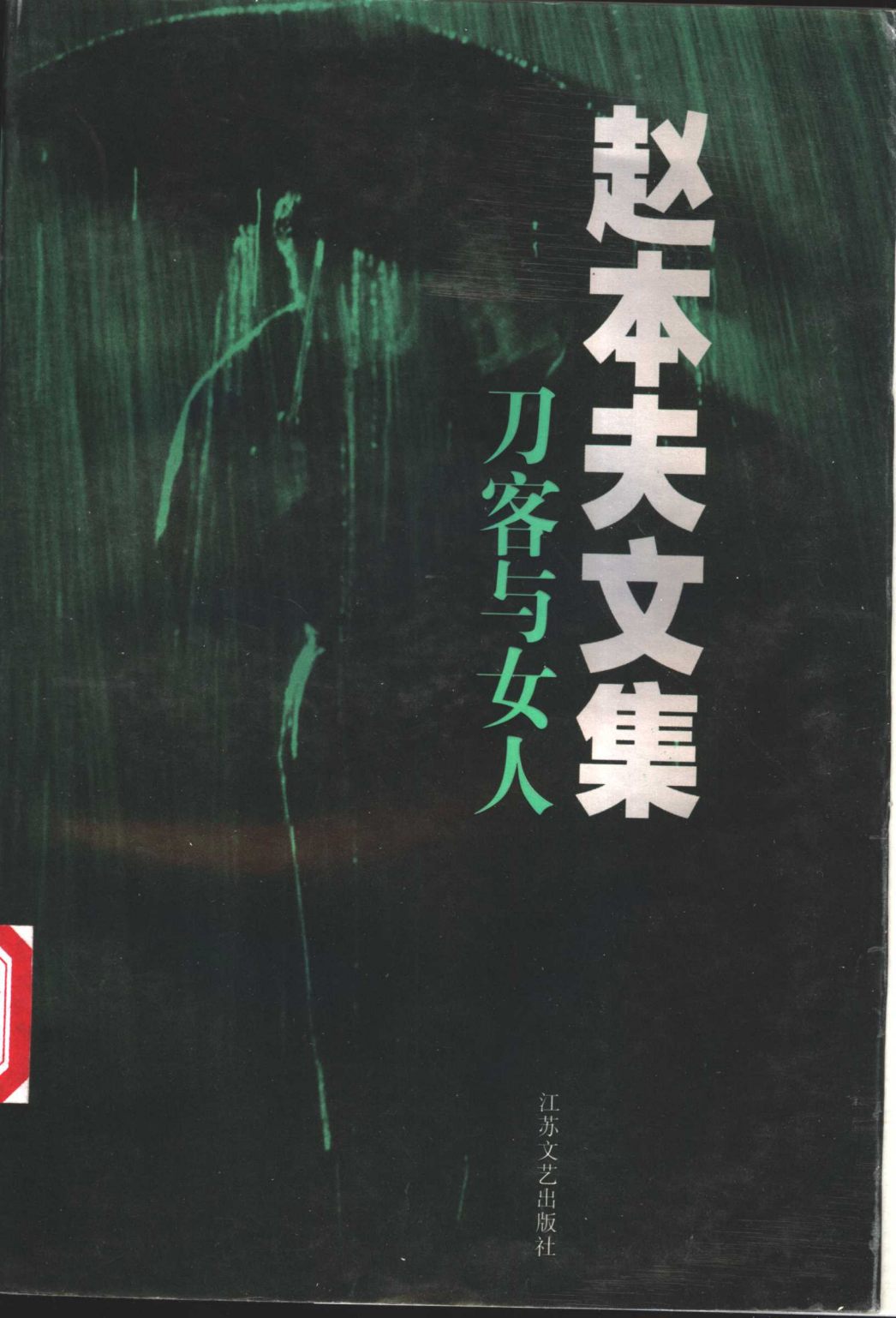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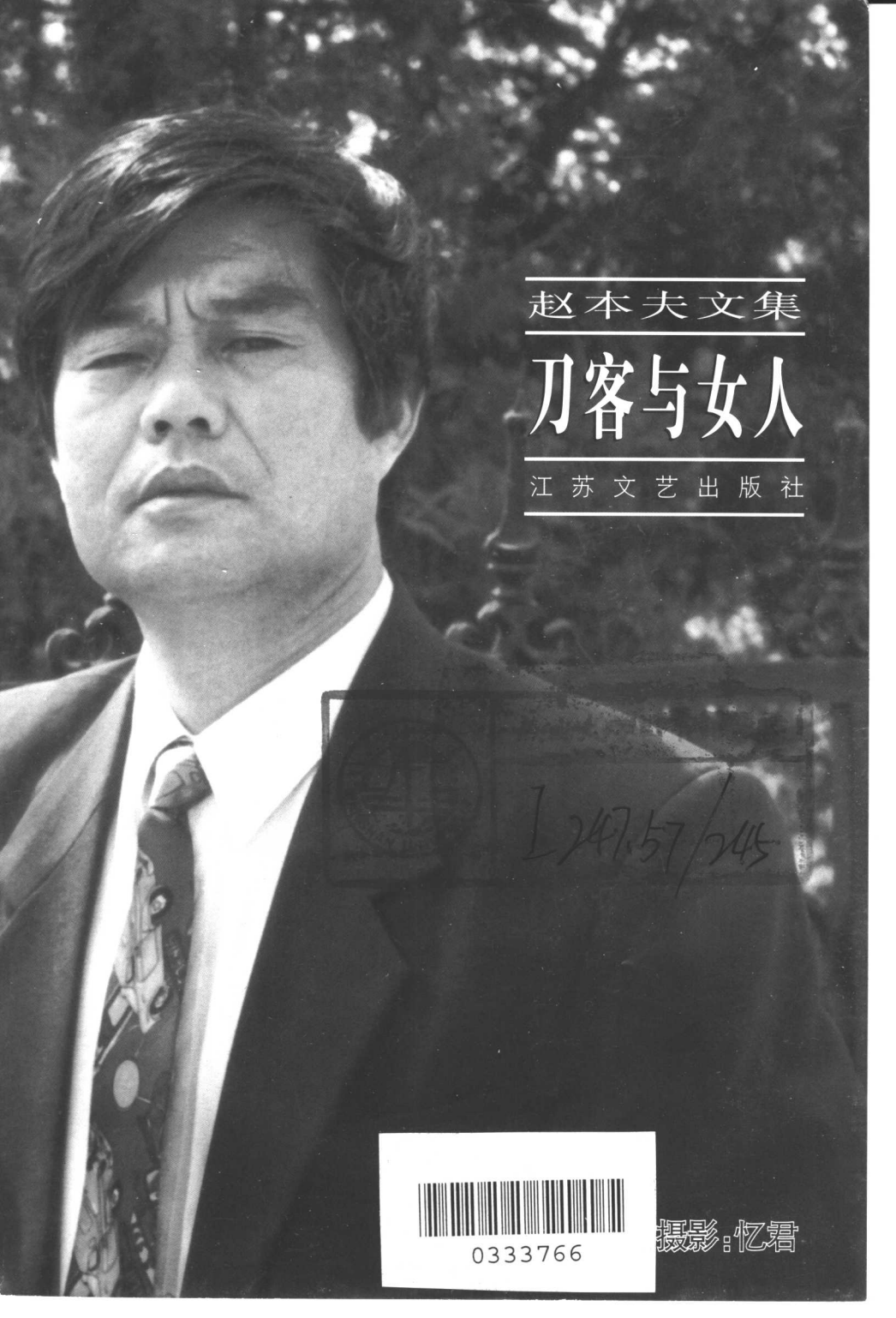




赵本夫文集

刀客与女人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 middle-aged man with dark, wavy hair,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left. He is wearing a dark suit jacket, a white shirt, and a patterned tie.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out of focus, showing some foliage.

赵本夫文集

刀客与女人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L247.57/245



0333766

摄影：忆君

刀客与女人

作 者：赵本夫

责任编辑：陈敏莉

责任校对：石 泓

责任监制：胡小河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：210009)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南京京新印刷厂

850×1168mm 1/32 插页 2 印张 12.125

字数：260,000 199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300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—5399—1258—8/1·1170

定 价：65.00元(套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自序

自小听过很多绿林好汉的故事，也看过很多这类书籍。但很多年后，当我真的面对这些人物时，却叫我大失所望。

我的家乡在苏鲁豫皖交界的地方，偏僻而贫穷，旧时有志向的人大体有两类，一类是读书人，希望学而优则仕，所谓十年寒窗苦，一日登朝门，这是正道。这类人多是有钱财的。另一类人就是造了反的人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皇帝刘邦就是这类人，造反可以当皇帝，是很有诱惑力的，却是一条险道。但穷则思变，逼上梁山，当不成皇帝，快活几日也是好的，于是就出了很多响马盗匪。解放前，几乎各村都有干这行当的。

七十年代，我干过六年农村工作队。有一次奉命找一个老土匪谈话，工作队进村，总要找这类人谈话的。此人过去曾带过上千人的土匪队伍，打家劫舍，呼啸来去，可谓威风八面。当时他已是风烛残年，颤颤抖抖地坐在我对面，花白的胡子，浑浊的眼球，惊

恐的神态，对往事支离破碎的回忆，一下子破坏了绿林豪杰在我心中的形象。后来又接触过不少这类人物，精神状态大体都是这样。我在失望之余，顿生怜悯和不解，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好汉哪里去了？他们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？在逝去的岁月里，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和心路历程？后来便尽力接近他们，逐渐走入他们的内心。结果发现，这些被扭曲的人物，心灵世界原来如此丰富，如此撼人心魄！

完成这部长篇是又一个通宵后的黎明，我似乎找到了答案，却引发了更加沉重的思考。

98.5.15

目 录

结 尾.....	1
上 部	11
第一章	12
第二章	27
第三章	42
第四章	62
第五章	82
第六章	98
第七章.....	110
第八章.....	125
第九章.....	138
第十章.....	156
第十一章.....	172
第十二章.....	190
下 部.....	207
第一章.....	208
第二章.....	223

第三章.....	245
第四章.....	253
第五章.....	264
第六章.....	277
第七章.....	294
第八章.....	311
第九章.....	324
第十章.....	333
第十一章.....	348
第十二章.....	363
开 头.....	379

结 尾

外乡人到柳镇，沿街走一遭，就会发现一个特点，这里茶馆特别多。大略数一数，约有十四五家。在古黄河两岸的集镇上，茶馆如此密集，还是少见的。

细说起来，又并不奇怪。

柳镇坐落在苏、鲁、豫、皖四省交界地区的一个岔路口上。东西一条街，南北一条街，组成丁字形。这还是历史沿袭下来的格局。丁字街铺一层长条青石，小孩子端个碗在外面吃饭，若不小心把碗摔掉下地：“咣唧——”摔得很脆，自然，也很碎。青石板由于长年磨损，已经凸凹残缺，车辆碾过，发出“咯噔咯噔”的震响。

丁字街伸出镇外，就是三条官道。往东通向苏北；往北通向鲁西南；往西通向皖北，沿这条路再往西走，越过安徽地面百十里，就到了豫东地区。柳镇南面，紧邻七百里黄河故道。解放前，这里沟壑纵横，黄沙滚滚，无路可走，直到解放后的六十年

代末才修通了公路。现在，四省边境地区的十几个县互相来往，柳镇更成了重要的交通枢纽。它的繁忙是可想而知了。车马行人，一天到晚络绎不绝。每月三、六、九，又是集日，方圆几十里内的农民拥上来，里外都是人。逢上庙会，那就更热闹了。眼下农民一天天富起来了，可供交换的东西也越来越多。街里挤不下，许多生意小摊便逶迤向镇子南边排出去，一直快排到古黄河滩头。这里有大片茂密的柳树林，挡风遮阳，林间空地便成了绝好的交易场所。那些大宗买卖，如木杂、家具、条编、骡马等，都安排在这里。镇里镇外，人头攒动，人欢马叫。不要说一般货物的销售了，单是人们对饮食、茶水的需求量也大得惊人，十几家茶馆常有供不应求之感，不得不另外设些临时茶摊。

柳镇的茶水生意越来越兴旺，茶馆主人们为了适应需要，纷纷把过去的小灶改成白铁皮的大茶炉。这样既省事又赚钱，还免去了烟熏火燎之苦。

凡事总有例外。在这十几家茶馆中，只有丁字街口老柳树底下那家小茶馆，固执地保留着旧式的七星灶。炉灶在茶房里沿墙砌成，一条火龙似的，上面开着圆洞，洞口放七只长嘴大锡壶，烧起来“咝咝”有声，开起来沸沸扬扬。添炭有些麻烦，要提起锡壶挨个来，一股股烟火往外扑，加上水雾蒸腾，烧茶人的手脸不大会儿便涂上一层灰。显然，这种茶炉已落后于时代。

这家茶馆的主人是上了岁数的老女人。看得出，她很爱整洁。茶馆门旁一个石墩上，总是放着一个破了边的青铜盆，里面盛半盆清水，浸一条素花印染毛巾。老女人每捣弄一次炭火，便出来掸掸身上的灰尘，拧出湿毛巾擦一把。几

次下来，盆里水脏了，再换上清水，仍旧放在老地方。

茶馆前头，有一棵三个人才能合抱的老柳树，树皮枯皱，疤痕累累，似乎已经老死了。其实不然，往上看，树干苍劲，势若飞腾，显示着旺盛的生命力。巨大的树帽几乎罩住了整个三岔路口，浓密的枝条遮住日头、天光，树荫下凉气浸骨。风过处，常有一些朽枝残叶掉下来。老女人每隔一会，便打扫一遍，茶馆门前始终是干干净净的。客人坐在这里喝茶、乘凉，一边观看街头小景，是再好不过的了。

女主人很周到，却很少言语，从不像一般老妇人那样唠叨，更不为招徕顾客而假作殷勤。她只是默默地做事，添炭、提水、冲茶，显得有条不紊。客人来了，简单地打个招呼：“坐吧。”但又绝不会让人感到一丝冷淡。

这女主人有六十多岁了，身材依旧那样挺拔，面孔仍旧那样白皙。由此可以判断，她年轻时没有出大力干过多少活儿。假如在薄暮或者晨光熹微的时候看她忙碌，你一定会禁不住发出一声赞叹，遥想出她当年的风姿。然而，岁月毕竟是无情的。这女人的头发已经全白了，眼角、嘴角都布满了放射性的皱纹。细细端详，那完全是一副老人的面孔了。

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儿子、媳妇、孙子、孙女，都有。他们住在镇子东南角一座青砖瓦房的三合院里。家里包种了五亩地，还包管着七亩苹果园，生活很富裕。按说她已有条件享受天伦之乐，什么都不干了。可她不，宁愿一个人住在茶馆里，常年过着孤独的生活。

本来，农村像她这个年龄的妇女，没有几个能安享清福的。但她之所以不愿闲着，还不完全由于那种勤劳的惯性，也不是为子孙积敛财富。都不是。她似乎只是在做自己愿意做

的事；或者，在做一件前人未竟的事业。这件事和儿孙没有任何关系。逢集逢会比较忙时，儿子、媳妇都来帮忙，但也只是帮助冲茶、收碗。捣弄炭火之类脏活，绝不让孩子们沾手。她疼爱他们，疼爱得小心翼翼。仿佛自己吃苦受累是应该的，享福的倒应该是孩子们。

秋冬之季，如果不是集日，一大早镇上的居民提过水后，白天来喝闲茶的人就少了。这时，她便常去黄河滩里打草，扎成一大捆，一个人往家背。草捆太大太沉重了，压得她几乎弯到了地面，脊背和满头白发都被埋住，只露出两截很瘦很细的腿，稍微离得远一点，只能看到一个很大的草团在慢慢蠕动。废黄河滩可以打草的地方，离家最近也有三 四里路。她背到家来一路上要歇息十几次，每一次都是张口喘气，汗水把白发湿成一缕缕的。柴草背到家里后，在街上换成硬柴烧茶水。其实，家里并不缺少烧柴，光每年剪掉的果枝就堆得一垛垛的。可她一定要去黄河滩里打草，隔些日子就要去一趟。好像不仅仅是为了打草，而是去那里寻找什么。那里有她失落的岁月，有她怀念的旧物。每逢她去打草，儿子、媳妇总会有一个人去接她，但从来不劝阻她。他们理解老人的心思。

有时，她还从黄河故道里挖些苦胆草来。这种草秋天开花，金黄色，很小，很美。叶子碧绿碧绿的，形状如残边的宝剑。根叶都是苦的，独有小花散出一点淡淡的幽香。寻常，苦胆草好在水渠崖坎边生长，当地人称为崖渠芝，视为灵芝草一样可爱。把它比作灵芝草是有些过了，但苦胆草确实逗人喜欢。秋天，当万木萧条，野草枯衰的时候，它却团团簇簇，嫩绿嫩绿的，在风霜面前呈现着盎然生机。节气慢慢逼

近寒冬，它又索性绽开一朵朵金色的小花，这里那里，点缀于荒野，恣意地显示着生命的力量。

苦胆草还有一项可贵的功用，就是入药。它性凉，能清肝胆之热。人肝火过旺时，中医先生开个方子，里面常有它。茶馆女主人采集苦胆草，并不是为谁治病，而是晒干了存放起来。等春天清明节前后，再采集一些嫩柳芽，也晒干了，和苦胆草掺在一起泡茶。

这种茶颜色红亮，很浓。上面飘几点泡开的苦胆草花，吹一吹，浮浮荡荡：喝一口，有些苦味。故而柳镇的一般青年人不愿喝它。倒是一些老年人喜欢。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真正的茶客，更爱。在他们看来，那些白铁皮茶炉烧出的开水，不像个样子，放一会就成了温吞水。而这里却是七星灶，用的是老锡壶，水滚烫滚烫的，不仅热，且像陈酒一样，别有一股醇味。他们常常端一把紫砂壶，向女主人要一点苦茶叶放在里头，提壶往里一冲，盖上焖一会，便有滋有味地喝起来。

老女人自己更是酷爱这种茶，但她大都是在晚上没有茶客的时候，慢慢喝，慢慢品。白天，她照例是很忙碌的。她宁愿忙碌，忙碌能使她忘掉一切。

如果是阴雨天，难得有一阵清静的时候。可对她说来，却是一种折磨。她会久久地坐在茶馆当门，望着丁字街口出神。这种时候，街上是冷清凄凉的，偶有行人走过，也是脚步匆忙。密雨穿透老柳树的枝叶，沙沙地落在青石板上，雨滴摔得粉碎，然后又聚拢来，结成一个又一个水汪。水汪一会儿也不平静，不停地跳荡着迎接新的雨滴。这些小雨滴仿佛不论在天上，还是在地下，都是永远不可分离的。

老女人凝神注视着那里，其实她什么也没有看，那目光是凝滞的，深沉的；面色是阴郁的、忧伤的；似乎在沉思，在回忆。这神情会使人想到，她定是一位饱经世事，有过太多精神创伤的老人。

是的，人老了总爱回忆，在回忆中咀嚼人生。

她的茶馆是太陈旧了。陈旧得不合时宜。和柳镇另外十几家茶馆比起来，简直显得有点丑陋。

可是，就这家丑陋的茶馆，却是柳镇街上的第一家茶馆。在柳镇可是具有开创性的地位的。

而三十年前开创这家茶馆的人，竟是一个曾两次走上断头台的大土匪！

现在的女主人，和当年那个土匪是什么关系？夫妻？情人？老实讲，一句话是说不清的。但是，我要提醒你，在这家茶馆喝茶，说话时千万小心一点，且莫唐突了。

有一次，一个三十多岁书生模样的人在这里歇脚，看到茶馆如此陈旧，好心地建议说：“老人家，都什么年月了，还用这些破锡壶烧茶？你看人家大茶炉，又干净又赚钱，多好啊！”

不料，这话却无意间把老人推向一个痛苦的深渊。只见她原本平静的脸陡然失色，嘴角痉挛，脚步踉跄着进屋去了。过路的书生正在诧异，坐在旁边的一位老者慢慢把脸向他转去。这老者已是耄耋之年，个头高大，两耳下垂，一直到脖子里，都是浓密的髭须。他面前的茶桌上放了一把断了嘴的紫砂壶。书生来时，就见他坐在这里，大约是个老茶客了。看起来，这茶客并不聋。他愠怒地看着过路的书生，用浑重的声音低声告诫说：“喝完茶，赶快走你的路！——记住：往后

再经过这里喝茶，有钱没钱不当紧的，只是要少说废话！懂不？”

过路书生不懂。岂止不懂，完全懵了。他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，惹得女主人如此神经过敏，还被老者教训了一通：少说废话？还有什么——有钱没钱照样儿喝茶？……这话互不搭界呀！书生神情尴尬，如坠云里雾中。可他终究没敢再打听什么，丢下钱，连忙起身走了。

这家旧式茶馆是一个谜，一个迷人的谜，一个惊心动魄的谜。

可它到底还是被揭开了！

揭开谜底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个不识趣的过路书生，就是我——本书的作者。

当时，我正沿七百里黄河故道徒步考察，沿途采风猎奇，计划写一部反映故道两岸人民命运变化的小说。那天，风尘仆仆赶到柳镇时，已近黄昏。想不到在老柳树底下歇脚喝茶时，碰上了这桩怪事，哪肯轻易放过！

那天晚上，我并没有离开柳镇，就在丁字街口北边不远的马家客栈住下了。这家客栈兼开饭馆，吃住都方便。我很快就和马老板混熟了。几天以后，又通过马老板认识了赵铁匠、剃头的吴师傅、钉鞋的李老头，还有那位教训了我一通的茶馆老客。这位茶馆老客姓刘，据说是柳镇的老镇长，也是这部作品里的重要人物之一。

他们知道了我是写书的，都非常激动，特别是老镇长。他拎着一杆二尺长的竹节烟管，连连说：“这家茶馆有故事，有故事呢！我说，那天呢，不是我……发火。这里头的弯弯曲曲……你不清楚……有故事，有故事呢！”

看来，他还记得上次教训我的事。我笑了。

之后，我在柳镇住了三个月，中间又到县城翻阅了一些档案。当我把一切都搞清了时，我自己的心也激动得发抖了。

这不是什么谜，而是一部悲壮的人生史话！

我惶悚了，深感没有力量驾驭它。

但我终究还是决定要写。

